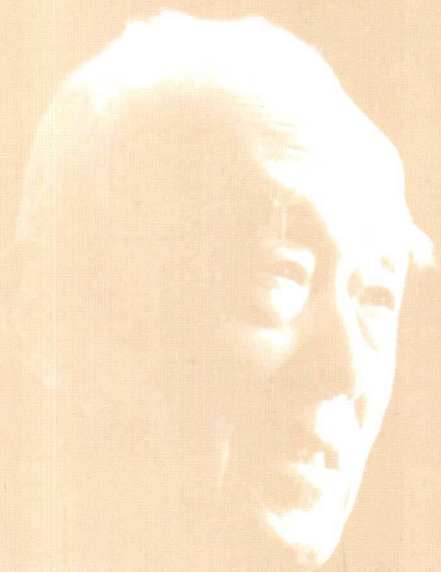


国内首部多卷本大型季羨林传记
全景式再现一代宗师的光辉业绩和非凡人生



季羨林

季羨林大传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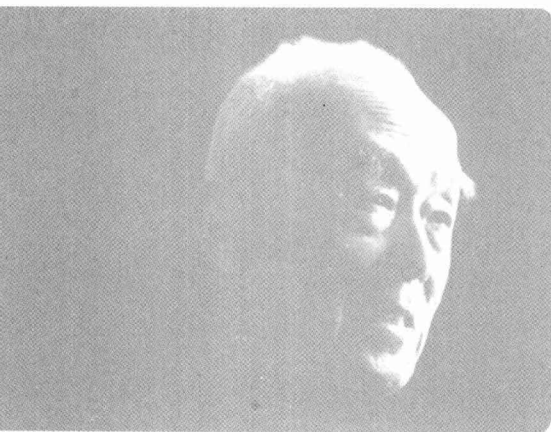
北大治学生涯

胡光利 梁志刚◎著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传记文学作家 **徐光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 **王树英** | 联袂推荐

季羨林弟子

· 倾情撰写 ·



季羨林大传Ⅱ

北大治学生涯

胡光利 梁志刚◎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大传 2: 北大治学生涯 / 胡光利, 梁志刚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3.1
(季羨林大传三部曲)
ISBN 978-7-5484-1263-2

I. ①季… II. ①胡…②梁… III. ①季羨林
(1911~2009) —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6264号

书 名: 季羨林大传 II —— 北大治学生涯

作 者: 胡光利 梁志刚 著
责任编辑: 邢万军 杨 磊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上尚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h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h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4.5 字数: 385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263-2
定 价: 42.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

徐光荣



20世纪50年代，我就熟知季羨林的名字了。当时，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提出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关系走进了蜜月期，北京隆重上演了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七幕诗剧《沙恭达罗》，这部剧描写了印度净修女郎沙恭达罗与国王豆扇陀的恋爱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位具有印度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在首都引起了轰动。热衷文学的我曾专门到图书馆借《沙恭达罗》中译本来读，优美的译文令我动情，从此，译者季羨林的名字同沙恭达罗一样，深嵌在我的记忆中。

没有想到的是，50年后，今年5月，以《玄奘画传》饮誉文坛的辽宁大学胡光利教授，携来与他的老同学、国家档案局原司长梁志刚先生合作完成、即将由哈尔滨出版社倾力推出的《季羨林大传》大样，索序于我，令我诚惶诚恐。我深知，季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界和文坛之巨匠，以我之浅识，实难承命。但是，胡教授其情甚笃，诚恳有加，却之不恭，我只好抱着拜读学习的心态尝试为之了。

《季羨林大传》上、中、下三卷，是浩浩百余万言的巨著。初读时，很怕难以卒读。但读着，读着，我深深被胡、梁两位先生新著的恢弘建构、精彩叙述、传神勾描、深情抒怀所打动，所吸引，随着他们展开的人生长卷，一位堪称一代精神楷模的中国学术泰斗的鲜活形象在我的眼前逐渐丰满、高大起来，令我景仰，令我感佩，令我亲近，令我思味。

1911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清平（今临清）官庄的季羨林先生，2009年7月11日，以九十八岁高龄辞世。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20世纪到21世纪初近百年的历史，从一个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东方文化大师、教育家，在语言学、文化学、印度学、历史学、佛学等领域成就辉煌，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在散文创作、文学翻译、比较文学、民间文

学和文艺理论诸方面硕果累累，对我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产生广泛影响。季先生博大精深学术造诣，伟岸崇高的人格品位，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珍视，更应学习、继承与发扬。

《季羡林大传》的作者胡光利、梁志刚两位先生都是季先生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大学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的高足，面聆教诲，多得亲传，又有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与情谊，对季先生的生平业绩有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在季老辞世后，他们怀着对先师的敬爱之情，两年来不辞辛苦，搜集、整理季老的遗著、遗照，精读细品，以恭谨审慎的态度和深挚的情感，夜以继日地赶在季羡林先生百年诞辰之前完成了这部皇皇大著，在多方面显示出独具的特色与魅力。尤其在结构上，两位作者是颇费一番心思来建构这部鸿篇巨制的，它以季先生的九十八年人生历程为经，以近百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巨大变革为纬，演绎出一幅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史诗般画卷。

大传的上卷《早年求学之路》，涵盖了季先生青少年时期三十五年的人生经历，从走出官庄、济南求学、清华发轫到负笈德国，学习德语、英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多种语言。作者摄取了季羡林求学时代许多生动片段，精心营构出一位时代精英的成长平台，让人们通过这个平台走近季羡林，一睹他当年热爱读书、刻苦治学、追求真理的风采，这对当代人，尤其是21世纪青少年提高人文素质和知识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大传的中卷《北大治学生涯》，记述了季羡林先生1946年从德国归来后，在北京大学长达五十年的教学、科研经历以及人生路上的坎坷不平，反映季先生对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巨大贡献。

回顾自己的人生途程，季先生曾这样写道：“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而在北大50年，则是“重中之重”。作者在“红楼篇”、“燕园篇”、“‘文革’篇”、“新生篇”、“冲刺篇”中，不仅详细记述了季羡林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更侧重“情”与

“思”的发掘与呈现。因而，不论在“红楼冷雨”、“燕园风云”、“坠入炼狱”、“十年一梦”多章，还是在写新时期季先生行止的“古卷生辉”、“百年上庠”等章中，都有精彩纷呈的描述、引人共鸣的抒发和深思熟虑的评析，令人读之爱不释手。其中，对“文革”中，这位著名学者不能执教而沦为“看门人”时犹能以坚韧的毅力、旷日持久地排除万难，用十年工夫译出印度长达两万颂的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描述等章节，都具有震撼心灵的审美力量，值得为之击掌。

季羨林先生曾以黑格尔的“正一反一合”的定律，将自己的北大50年生涯分成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6年为“正”，1957年到1976年为“反”，1977年到1999年为“合”。这说明，他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在这条风雨路上，有着无尽的感慨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看，《季羨林大传》既是季先生个人的命运史，也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他饱经沧桑、历尽坎坷走过的既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蔽天的曲折人生经历中，也可辨识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足音。

大传的下卷《最后十年》，记述了季羨林先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去亲人的悲欢离合、多事之秋，以及21世纪初长达8年的病房客话，从中折射出一位学术泰斗对人生、社会、家庭的真实感情，对亲情、爱情、友情的沉思与守望，尤其是他笔耕不辍，为祖国学术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闪耀着不灭的光华。季老对人生意义、价值取向的思考和感悟，对人情世事、道德伦理、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关注与评断，对新世纪的寄托与展望等等，都蕴涵着晚年炽热的情思、敏锐的目光、惊人的睿智与深邃的思想，是他刚直性格、崇高品德的光辉写照。

季先生在《〈罗摩衍那〉全书译后记》中，曾引用清代顾炎武的诗句以自勉：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推荐序●

他说：“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

季先生在《八十述怀》中，又曾以东晋陶渊明的诗句袒露自己的心境：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他说：“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由此可见，胡光利、梁志刚两位先生精心策划完成的《季羡林大传》，恰恰是对季先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精神与人格作了最好的诠释与最生动而形象的阐发，可以说，这部大传编织出一幅中国学术巨匠成长、成功、成就的浩浩长卷，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令人敬仰的丰碑。因此，它定会被广大读者所珍爱，定会对青少年读者产生极大的教育、激励、警策与启迪。

我诚挚地祝贺《季羡林大传》问世。

2012年9月26日 沈阳致远斋

徐光荣 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美育学会副主席，2005年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五十年的风雨路

胡光利

1946年，季羨林怀着一颗爱国心回到祖国的怀抱，经过三年时局动荡，生活艰辛，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建国后的五十年，在人类历史中虽然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季羨林的人生舞台上，却演绎出精彩的一幕。然而，他又必须经受磨炼，走一条风雨路。

季羨林曾经以黑格尔的“正一反一合”的定律，将这五十年分成：1949年至1956年为“正”，1957年至1976年为“反”，1977年至1999年为“合”。这说明，他与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在这条风雨路上有着无尽的感慨与反思。

建国初期，季羨林步入中年，开始实现人生的价值和责任。他觉得自己站起来了，获得人格和信仰的尊重，可以昂首挺胸，大步前行；他看到神州大地花香鸟语，一片锦绣前程，心情无比振奋；他在思想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中力拔头筹，狠挖灵魂深处的“原罪”；他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他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精力，投身到振兴祖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中……

这便是季羨林的“正”的阶段。

1957年是广大知识分子灾难深重的一年。在“反右运动”中，季羨林虽然暂时没被卷进去，但运动的严重后果也给他带来心灵的创伤。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人类悲剧”（季羨林语）中，他终于难逃厄运，被打入“牛棚”炼狱……

这便是季羨林的“反”的阶段。

“文革”结束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季羨林从此获得了新生，虽已步入老年，但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开创了一生学术事业的“黄金时代”。

这便是季羨林的“合”的阶段。

“行百里者半九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季羨林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这段时期又是他学术研究的冲刺起点。请听，他是这样说的：

● 引言 ●

在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然而，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视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北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糖史》的写作完成之后，我又把阵地从北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舞笔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忽然断了电，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然而却毫无办法，只盼喜从天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对于我似有似无，心里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两部著作完了之后，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这样的岁数，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看来，直到望九之年，季羨林走的仍然是一条风雨路。《庄子》曰：“至乐不乐，至誉不誉”，20世纪90年代中期季羨林家庭发生的种种变故，固然为他晚年的悲剧埋下了苦根，但世人不会忘记，季羨林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在他身上体现的正是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

目·录

CONTENTS

- 推荐序**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徐光荣
引 言 五十年的风雨路 胡光利



红楼篇

第一章 红楼冷雨/003

走进红楼的感想 险恶的生活环境 来到胡适和汤用彤旗下 痛苦而无悔的选择 最初的学术成果 与师友们在一起 亲睹夜幕下的北平

第二章 红楼暖意/063

沐浴和煦的春风 东语系的辉煌 工会主席和人大代表 一次难忘的远游 难尽如人意的学术成果与一级教授



燕园篇

第三章 燕园风云（一）/099

从红楼到燕园 为灵魂中的“原罪”付出代价 大批判中的良心发现 自谦与自叹：五年学术成果竟是“零” 正当春风得意时

第四章 燕园风云（二）/129

躲过一劫 狂热的梦 《春满燕园》：一只报春的燕子 朗润园的家 十年的学术成果来之不易

第十一章 文化思考/303

重建比较文学学科 从考据到兼顾义理 “河东河西”论 “天人合一”新论 “拿来”与“送去” 国学热燕园 “怪论”：
石破天惊的学术主张 悲欢二月兰

第十二章 百年上庠/333

写作《牛棚杂忆》的前前后后 布衣泰斗 学术道德 散文名家
八十述怀 成功三要素 百年校庆 坐拥书城

附 录/季羨林大事年表/365

后 记/378



提起红楼，真是大大地有名，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遥忆当年全盛时期，中国近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许多显赫人物，都曾在这里上过课。而今却是人去楼空。五层大楼，百多间房子，漆黑一片，只有我们新住进去的这几间房子给红楼带来了一点光明。日寇占领期间，这里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司令部，地下室就是日寇刑讯甚至杀害中国人民的地方。现在日寇虽已垮台，逃回本国，传说地下室里时间鬼哭声。我虽不信什么鬼神；但是，如今处在这样昏黄惨淡凄凉荒漠的气氛中，不由得毛骨悚然，似见凄迷的鬼影。

但是，我们真正怕的不是鬼，而是人。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正处在转折关头，北京市民传说，在北京有两个解放区：一在北大民主广场，一在清华园。红楼正是民主广场的屏障，学生游行示威，都从这里出发，积久遂成为国民党市党部、军统北京站，还有什么宪兵团之类组织的眼中钉，他们经常从天桥一带收买一批地痞、流氓、无赖、混混，手持木棒，来红楼挑衅，捣乱，见人便打。我常从红楼上看到这一批雇来的打手，横七竖八地躺在原有的那一条臭水沟边，待命出击。我们住在楼上的人，白天日子还好过一点，我们最怕晚上。这一批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手挥木棒，行凶肆虐，到了晚上，不更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吗？有一段时间，楼上住的不多的人，天天晚上把楼内东头和西头的楼梯道用椅子堵塞，只留中间的楼梯，供我们上下之用，夜里轮流把守这楼道，在椅子群中，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妙。但是，暴徒们终究没有进入红楼，当时传说，这应该归功于胡适校长，他同北平的国民党最高头子约定：不许暴徒进北大。

——季羨林



■ 沙滩北大红楼全景

第一章 红楼冷雨

走进红楼的感想

留德十年，季羨林将全部心思和精力用于求知解惑上，终于学有所成。在此期间，他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凭着毅力和胆识，还是挺过来了。1946年9月底，季羨林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再转乘火车回到北平，走进熟悉而陌生的红楼。以后的路仍然会坎坷不平，他同样要拿出信心和勇气，借以验证罗曼·罗兰说的，“我是一切痛苦的主人”，而非奴隶。

在北京大学百年历史长河中，红楼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培育了闻名天下的“北大精神”。它位于今北京市沙滩东部，即紫禁城神武门以东的汉花园，称北大一院，建成于1918年，时值蔡元培校长任上。当时，北大共有三个学院，除红楼的文学院外，在其附近还有理学院和法学院。不过，唯有红楼被作为北大的象征，“北大精神”正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著名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便是其精华所在。季羨林也曾说道：“北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而且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爱国主义，在北大是有源可寻，由来已久的了。”一位享年百岁的老人，对于北大精神的认可远非今日始，他对北大再熟悉不过了！

此时，季羨林自然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十五年前，北大和清华均破格录取了



陈寅恪



这位齐鲁才子。季羨林舍北大而选清华，个中隐情即是毕业后能够留洋镀金，以便抢到一只饭碗。在清华五年，他还听了不少北大名教授，如杨丙辰、朱光潜先生的课，结交了很多北大的文学青年，如号称“汉园三诗人”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以及萧乾、陈梦家等人，因此对北大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如今，他回来了，学有所成，手中端着不是平平常常的饭碗，而是货真价实的金饭碗。季羨林也很走运，经由陈寅恪推荐，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聘请，来到红楼走马上任。可是，十年过去了，北大对他又变得很陌生，必须一切从零开始。那么，此刻他内心深处究竟想了些什么呢？对此，他并没有发表过多的言论，当时的日记迄今也尚未公布于众。笔者只能根据他的行止背景按图索骥，略作粗浅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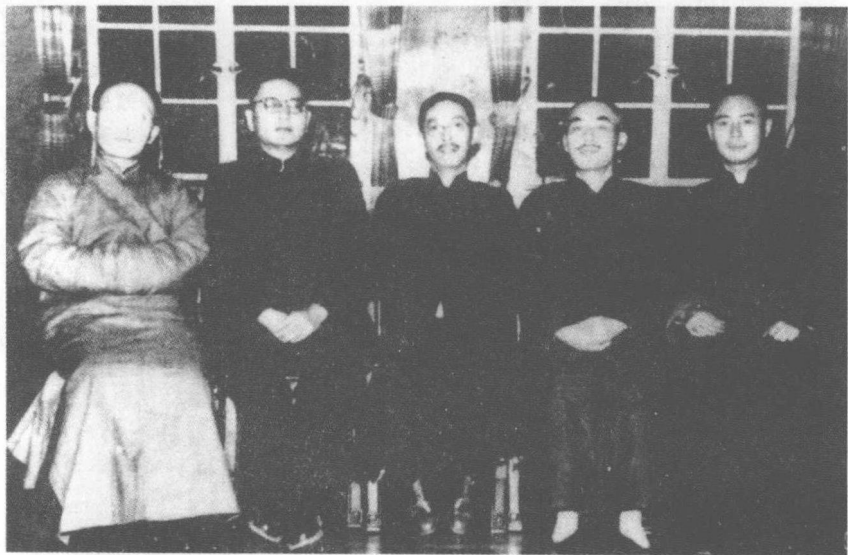
首先，季羨林要掏出心窝子来感激恩人陈寅恪，同时也可见他有一股子恃才傲物、不甘拜下风的信心和勇气。在即将离开哥廷根时，他给远在伦敦的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在德国公开发表的几篇论文。要说他与陈先生有多少交情，恐怕还谈不上，只不过大学里听过他的选修课。然而，“骐骥筋力成，意在千里外”，昔日的毛头小子如今翅膀变硬了，也敢登高望远，向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人投去爆炸性的信息——在名师门下学习十年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且又成果惊人喜人，只等他伸出手臂，招贤纳士了！且说陈寅恪，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冬即离开北平，携家人踏上了逃亡之路，先到长沙，然后途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联大，一路上颠沛流离，备尝艰辛，身心交瘁。1945年他满怀“眼暗犹思得复明”的期望，远赴英伦医治，但万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失明已成定局的判决。这无疑是一声晴天霹雳，重重地打击了一位壮志未酬的大学者。为此，他曾赋诗感叹曰：“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苍弘强欲违。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正当他绝望而归时，收到了季羨林的自荐信，这虽然绝非是治疗眼疾的灵丹妙药，但他于朦胧中看到了暗夜中的星光。“吾侪所学关天意”，按季羨林驾驭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所具备的潜质和能力，陈寅恪依稀感觉到，在未来中国印度学的研究中，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者，非斯人莫属也。当然，也可能不止季羨林一人，比如周一良，季羨林在德国学梵文的事儿，就是他在纽约码头上送别陈寅恪回国时听说的，当时他已在哈佛大学师从叶理绥教授学习七年梵文，胡适和陈寅恪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回国后并没有真正在梵文研究上发力。总之，季羨林既没有辜负老一辈学者的期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始终如一地坚持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的研究，又知恩图报，对陈先生的感恩之情，自打走进红楼就一直铭记在心，念念不忘。

其次，季羨林对来北大工作的安排可谓心悦诚服，满心欢喜。宏愿既遂，那他就绝

不应该见异思迁，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跳过龙门，焉能再有其他非分之想？但是，季羨林又必须面对另一种严酷的事实。正如他说的那样：“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途。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看来，那时教授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这对季羨林当然又有一定的影响。

季羨林是有家室之累的人，既然他已经回国，就必须承担养活全家的重担。季承曾经回忆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都要靠糊火柴盒接济家庭的开销，这说明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多么低下。正统思想非常严重的叔祖父也无法顾及自己的脸面，容忍他的家庭干这种低下营生，这足以说明我们家庭经济上的窘迫。那个时候，我们多么盼望父亲能够回来……全家在庆幸抗战胜利之余，又陷入了沉重的疑惑和期盼之中。很明显，如果没有父亲，即便是抗战胜利了，我们家今后的日子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如果只从眼前的利害得失来说，大概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季羨林与其选择来北大工作，倒不如在官场上谋个一官半职，有权有势，名利双收。而在季羨林面前，这种机会也并非绝无仅有。当他在南京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便接见了，并责令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设宴款

待，转达要将他留在南京的意向。但是，季羨林不为所动，声言已被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聘任。朱家骅这才猛然想起，大约一年前正是他电告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北大校长一职



1946年冬，郭沫若（左一）、茅盾（左三）、叶圣陶（左四）、洪深（左二）等在上海。



“非兄莫属”，可未想到，胡先生已将季羨林纳入自己的旗下。还有，1947年夏季季羨林回乡省亲，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宴请他，并欢迎他回山东工作，也被他谢绝了。

诚然，季羨林选择胡适而非朱家骅、王耀武，失去了做官的机会，但他心里怎样想的，倒是值得探究。事实证明，季羨林青年时代对国民党从未抱有任何好感，其中包括刚刚结束的漫长的国外留学生涯。所以，要让他当个国民党的官，尽管名声显赫，利禄厚实，却非其所愿，不敢恭维。同时，季羨林对共产党也缺乏真正的了解。虽然不像他说的那样严重，“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但在那如火如荼、出生入死的战争岁月，他毕竟身居异域，对国内的斗争情况毫无感性认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均无亲身体验。季羨林回国后曾见到朱光潜抗战时期从重庆写给周扬的信，其中表达了这位老先生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和向往延安的愿望。看来，这种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确实大有人在。比如，像傅斯年那样对蒋介石忠贞不贰的人，抗战时也曾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一起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接见。然而，季羨林即使具有这样的觉悟和意愿，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也无法身体力行，见诸行动。



李公朴



闻一多